

大地指纹之上

□ 陈润泽

那晚，椅子缺席。

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件事，是在暮色里走进奢香古镇的时候。上万名观众沿着石阶席地而坐，没有座椅，没有座次，人与人的边界被石阶缝隙里探出的青草模糊。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从上面几层跑下来，他妈妈喊他回去，他假装没听见，蹲在下一层的石阶上，伸手去够田埂外侧的花丛。够了个空，也不恼，就蹲在那里，看灯带的光在花瓣上一晃一晃。

如果是剧院，他不会这样。

我找了处宽些的石阶坐下。石阶被白天晒得温热，余温慢慢透过来。脚边是一丛矮牵牛，紫色的，花开得正盛。远处，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最后几条灯带，走路很轻，像是怕踩疼了什么。

当地人告诉我，这里原来是个洼地，叫“麻窝”。2016年，一座小镇在这里诞生，那个麻窝没有被填平，而是被留了下来，一层一层铺展成景。主街从南至北有九条路——龙场、六广、谷里、水西、奢香、金鸡、阁雅、归化、毕节。当地人把这些名字从几百年前传下来的，奢香当年开的那条驿道，大约就沿着这个方向走。

一个“留”字，让这片城中如梯田一般的景观不一样了，被誉为“大地指纹”。它不是被“造”出来的，是被“留着”的。

开演前，我看见一个卖烤洋芋的本地女人，就在大地指纹最上层入口的栅栏边。五六十岁，彝族头饰，面前摆一只炭火盆，洋芋切成厚片，在铁架上慢慢烤，表皮焦黄起泡。看演出的人从她身边经过，有人停下来买一份，她用油纸裹好递过去，不多说话，笑一下。演出开始后，她收了炭火，也挤进人群里，在最后一排的石阶上坐下。她坐在那里，面前没有炭火，没有洋芋，手搁在膝盖上，安安静静，像一块挪了位置的石头。我后来没有人在人群里再找到她。但我想，这片景观刚“长”出来那年她就在这里了，一年一年看着它绿，看着它开花，看着有人在田埂上牵灯。今晚大概是她第一次坐在石阶上听歌吧。

琵琶声响起的时候，夜色恰好深到看不见远山。田埂上的灯带次第点亮，暖黄色的光线蜿蜒铺开。古筝、二胡、笛子依次发声。声音没有剧场的墙壁可以反弹，就顺着石阶一层一层铺下去。到了下一层被晚风吹散一些。再往下，再散一些。到最远那层已经模糊了，混进了虫鸣和不知道谁家窗口传出的电视声。坐在石阶上的人，没有人端坐，歪着的、靠着、把下巴搁在膝盖上的，都有。

据说音乐会前后推翻了数十版方案，最终选定的思路反而最朴素——利用原有干涸的景观水池，把舞台造型做成石磨的



大方县奢香古镇景观。(本报记者 李 华 摄)

形态。没有巨幅屏幕，没有繁复机械。当地的理念是，文旅不必追求宏大昂贵，适合才最重要。这份克制，让人想起当年奢香在山间开辟筑路的尺度感——不征服，只安放。

侗族大歌亮相的时候，数十位演唱者立在其间。没有话筒，没有伴奏。纯粹的人声交织着，高高低低，错落，层叠，互相托着，像大地指纹本身的走势。我左边坐着一位本地的老人，灰布衣服，手搁在膝盖上，闭着眼。他的嘴角在动，幅度很小，大约是在跟着哼。侗族大歌来自黔东南，与乌蒙山隔着几百里，老人可能连词都听不懂。但他闭着眼的样子，像在辨认什么久远的东西。他旁边是个年轻姑娘，举着手机录像，屏幕的光照亮她的脸。同一首歌到了这两个人这里，各自拿走各自的那一份——一个带走声音里的记忆，一个带走画面里的夜晚。

置身这片天地才会懂得，大地指纹起伏的律动与泥土温润的气息，赋予民族音乐别样的厚度。风声、虫鸣、人的欢笑，不被当作杂音抹去，而是被纳为现场的一部分。景观没有沦为曲目背后的风景图片，音乐也没有在巨大的自然尺度中失去自身。它们在那个夏夜彼此照亮。

快结束的时候，万人合唱《奢香夫人》。旋律响起来，先是几个人跟唱，然后越来越多，最后大家都在唱。唱得并不齐，有的快的慢，有的跑调有的音准。但声音聚在一起，顺着石阶回旋上升，像大地指纹本身也在发声。我旁边那个闭眼

的老人仍然没睁眼，这次他的嘴角动了，幅度大了许多。他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，但某个音调落下去的时候，落在了对的地方。当椅子消失，那些关于观看的标准，也随之散开。

歌里唱的奢香夫人，数百年前曾守护这方水土。而现在，她的名字被安置在一座古镇、一枚指纹、一场音乐会里，成了这片土地重新被看见的方式。一群不认识她的人，唱着她的名字，坐在她曾经策马走过的土地上。这种相遇，不需要任何人解释。

全场只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。他坐在最上层入口的位置，一把便携的钓鱼凳，铝合金骨架，帆布面。他大概五十多岁，腰上垫了一个靠枕。整场演出他没怎么鼓掌，一直安静地坐着，偶尔用手撑一下腰。散场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他一眼，他收凳子的动作很慢，先扶着旁边的栅栏站起来，站了一会儿才弯腰拿起凳子。我忽然想，也许有人就是需要椅子的。他们不能坐在石阶上，但他们也来了。

曲子唱完，灯带一节一节熄灭。观众缓缓起身，顺着石阶一层一层往外走。我多坐了一会儿，眼前重新沉入暗夜，风还在吹，虫鸣又回来了，远处县城的灯火浮动。一个工作人员从上面走下来，看见我，顿了一下：“还不走？”我说马上。他蹲下检查一条已经熄灭的灯带，摸了摸线头，确认没有发热。站起来拍拍手上的泥：“明天见。”他沿着石阶往下走，手电筒的光摇摇晃晃，越来越小，绕了几层之

后，不见了。

我又坐了一会儿。起身的时候腿有点麻。石阶的凉意已经透过了裤子。我弯下腰，用手掌按了一下石阶旁边的泥土。土的表面有一层细细的潮气，但表层之下，仍然是温的。我想象明天太阳出来，这枚指纹会重新变回白天的样子，绿的一层叠一层，各色花在风里摇。今晚的声音去了哪里？风带走一些，土层留下一些。从奢香那时算起，这片土地上的人一直在往土里放东西——放种子，放汗水，放日子，放弯腰的身影。今晚他们放进去的是琵琶声、人声、合唱声。这些东西也会沉下去。

剧场里，椅子让人保持直立、端正、规范。而坐在石阶上，人可以歪一点，斜一点，可以把孩子放在膝盖上，可以把鞋脱了盘着腿，累了就往后靠一靠。那晚我们都在大地指纹的石阶上坐着，石阶也不是为音乐会修的，它们本来就在那里，一层一层，等人来坐。

这个八月，在奢香故里的大地指纹之上，上万普通人，就这样坐在石阶上听完一场音乐会。

散场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卖烤洋芋的女人又出现在栅栏边，炭火重新点着了，几个还没走的观众围着她买洋芋。她笑着递过去，竹签上的热气在夜灯里白蒙蒙地飘着。她大概还会在那里坐一会儿，等最后几个客人，然后收摊回家。大地指纹的灯光灭了，她的炭火还亮着。



毕节的里子

□ 廖天元

去毕节纯属朋友“撺掇”，他说那里凉快，还能看风景。加上歌曲《奢香夫人》，其中那句“乌蒙山连着山外山，月光洒下了响水滩”实在悠扬动听。这么一说，我答应了下来，内心深处，也想找一个地方让自己静一静。八九个小时以后，我站在了毕节的夜里。

从四川南充到毕节，比预计时间多出不少，但我不介意这样的赶路。是的，人生大半时光都在赶路，从幼年到中年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种责任到另一种责任，这是常态。而旅行，不过是把“赶路”这件事，换了一个方向而已。

到达毕节的街头，已近夜里十点，可惜没有月光，迎接我们的是雨。雨不大，从昏黄的路灯旁飘洒下来，织成一张密实而透明的网。幽静的小巷经雨一润更显幽深，当然，毕节夏日的凉意也扑面而来。

导航实在不懂“待客之道”，它把我们带人的是一条寻常巷子。两边是旧楼，一楼开着各种小店，五金、理发、小面馆，门里亮着暖黄的灯。有人在门口摇着蒲扇坐着，有人蹲在路边啃着西瓜，这样的第一印象很容易让人对一个城市的评价产生偏颇。但我丝毫没有轻视的意思，四处可见的烟火，恰恰让人觉得灯火可亲。我一直认为，真正让人嫌恶的，是一座城市只有面子没有里子。但如果只有里子没有面子，也容易被世人轻视。

事实上，毕节的“面子”很拿得出手。奢香夫人，这位历史上的传奇女性，以及《奢香夫人》歌中所描绘的百里杜鹃、广袤草原，还有那位于织金县的神秘织金洞，都是毕节“面子”的生动体现。

去织金洞景区的路上，车窗外都是大山，那些被时间和风雨切割出来的岩层，一层一层，像一本打开的书。我不知道这些页面里，藏着多少我读不懂的故事。

织金洞游客中心，人潮涌动，工作人员说昨天还稀稀疏疏，今日突然爆满，大约是“奢香夫人”的功劳？

排了长长的队，却发现一个普通的人口，但很多惊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。洞里有一对“姊妹玉树”，通体洁白，像一棵从地底生长出来的玉树，亭亭玉立，把少女的风姿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有一顶“霸王盔”，他们说像项羽的头盔，威武得让人肃然起敬。有两根石笋相依相偎，像极了一对深情的婆媳，传递着人间的温情……什么南天门，中天门，无数人类关于天宫的想象都得以一一呈现。

我的这些描述，已经夹杂着人类多年的想象。如若一个人一时贸然进入，想必脑海里只剩下巧夺天工、绝妙绝伦等一些大词和硬词。已故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也来过这里，他用了六个词表达心中的感叹：亦梦、亦真、亦幻、桃源、仙境、人间。老先生才情了得，让我佩服得五体投

地。但这也怪不得我，大自然用漫长光阴完成的作品，渺小的我，怎么可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完成破译？

光影打在石壁上，明明灭灭，忽亮忽暗，有些梦幻。我似乎听到有水滴声从远处传来，一滴，又一滴，像大地的心跳。忽然间我有所领悟，眼前的每一处风景，都是时间用水滴雕刻出来的。这滴水，滴了多少年？百万年？还是数亿年？水至柔，石至刚，可至柔的水，偏偏在至刚的石上刻出了山河。到底是谁成全了谁？

从洞里出来，阳光灿烂。洞里和洞外，走进和走出来，完全是两个世界。这座城市表面无奇的“面子”之下，还藏着多少精彩的“里子”？

我不知道。但我懂得，在热气腾腾的大地上，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无数事物正在生长，像溶洞里的石笋，在黑暗里、在寂静中，一滴水接着一滴水，一年接着一年，慢慢地、坚定地向上。

与百里杜鹃打个照面

□ 阳 云

从成都到南宁，自驾。

一人黔境，风景大异，一见这山体山形山状，如谷垛、乳峰，层层递进，绵绵展开在高原的浩瀚天宇中。原来撞入的已是乌蒙山腹地了。乌蒙山之名太熟悉了，毛主席那句“乌蒙磅礴走泥丸”早入了记忆。啥叫走泥丸？入了景，才感到只有伟人方能出此比喻，只有气壮山河的胸襟，下笔才会蹦出这气魄宏大、高起低落之句。车行之中，默念此句，顿感豪气蒸腾，我辈只能折腰服膺，乌蒙山，仅此句就够了。

川黔边境，出川见过第一城，毕节。

毕节，也是名儿熟，夫人的五姑从贵州林校毕业后一直工作此地，更熟知的是抗日战争时期，毕节也是大后方之一。毕节处贵州西北部，交汇于川、滇、黔三省，乌江、赤水河发源地。

对于城市面貌，基本上是千人一面，无外乎高楼多少，街道宽窄，不新鲜。说毕节的老街小巷，久远的老瓦木屋已差不多消失了，只有窄街短巷标注当年城市中心。问及有何特色小吃？康家脆哨面。面还是面，不可能变成其它。近于宜宾燃面，似于川东北干杂。其得名估计在面条弄得细脆，有嚼劲，毕是哨子做法特别，用五花肉，将肥瘦分开切成丁，肥肉丁先入锅加盐、料酒、甜酒汁，炒到金黄色时，倒入码盐的瘦肉丁，煸出油后加入红糖，待肉丁呈深红色后洒少许冷水将肉内余油迫出，微脆时浇出油，起锅冷却就成了脆哨，嚼在嘴里“嘎嘣”响。哨子，有单独卖，如豆干颗粒，想着买来作零食可以，下酒更安逸。两个小时，大致把这座城像一本书一样翻完了。

无友可见，无亲可访，何不趁夜幕未合，继续往前赶？

毕节有些著名景点，但百里杜鹃，其规模，天下可能无出其右。

离城区不出百公里就是百里杜鹃景区。到了这里，说啥也该与百里杜鹃打个照面。

天黑透了，紧赶慢行由导航导进百里杜鹃游客中心，于是在附近瞎转，转至一个旅游小镇。说是小镇，其实相当于一个放大的新村聚居点。

对于自驾旅行，我基本上不设时间节点，也不在网上预订吃住之地，看网评之类的。大方向确定了，走在道上，想在哪儿停就停，随兴致而来。吃住行，觉得靠嘴，请教当地人还靠谱点。

这里没有大宾馆，旅店、民宿倒还不少。想问当地人推荐一个干净卫生的客栈，望了望四周，一个小伙子慢慢踱到广场这边来了。迎上去，说明我们的来路与想法。他很爽快地给我们介绍一下，说那店弄得很好。这段时间淡季，房价一百二十元，叫他们收一百就是了。于是他打电话给店主——自顾自地替他人做主了。

谢过小伙子后，我们根据他指的路，找到店家。安顿完，便上街找吃的。跑了一天，想炒两个菜，喝两两酒。

转至停车场处，见刚才那小伙子还在原处，知我们还在找吃的，他便带着我们至另一小街的一家常菜馆。

店里只有男店主一人。他们打过招呼，我们点过菜后，他就陪我们闲谈。小伙子话不多，基本上是一问一答。

结账时，店主说，酒钱不收了，如此倒成了店主请客。店主也不多言，自顾着打游戏。这闲散慵懒，不急不慌与世不争的状态，我喜欢。

天亮，就翘盼着百里杜鹃的大幕开启，一见尊容。百里杜鹃的名气不需要张扬，久闻天下。来到游客中心，已有两队人马在这里排队，一队是“夕阳红”，一队是学旅游的学生来实习。

因为来得早，散客就我俩。摆渡车来接时，上面还有一位景区工作人员陪着介绍。大叔模样，估计不是导游。司机和他一见面，就很遗憾地说，来早了，花没开，一副十分对不起我们的语气。

他们一路在给我们描述花开时的壮景，不说花，只说人。啥叫人山人海，反正到处都是人。我们能够想象盛开时的惊艳：各种杜鹃花竞相怒放，漫山遍野，千姿百态，铺山盖岭，五彩缤纷，犹如锦缎华章，璀璨绚丽。

杜鹃品种众多，世界上杜鹃属物种有900多种，而由杜鹃原种（野生资源）通过杂交或芽变不断选育出来的后代，近一个多世纪来，世界上已有园艺品种近万个。品种多，当然花色也十分的丰富，分布着几十个品种的杜鹃，最为难得的是“一树不同花”，一棵树上开出不同品种的花，极为壮观。

其实，没有花，林子一样有得看的。

人得林中，那才叫震撼。世界上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原生杜鹃林呢？成片成片的，铺展在峰峰岭岭。除气势逼人外，杜鹃花树的古老同样令我们肃然起敬，这里有上千年的树，不是一株，而是一片片的。盘根交织，虬枝互缠，岁月的风霜，斑驳的时光印痕刷亮眼。

壮阔的花海，可以收获眼前的热闹与喧嚣，但强劲的根枝更能让我们沉静，积蓄力量，磅礴出豪迈的激情。

陪我们游览的两位工作人员还在为花儿没开的事歉意着，说他们见着有两株树在开了，一定要拉我们去看看。真的有两株树的花在开，我纳闷千万株的杜鹃花都还在含苞憋劲，等季节的指令同步开放，它们咋“睡”不着，先开着了？由于花开早，感觉开得怯怯的、小心翼翼的。

没把百里杜鹃最光彩的一面展示给我们，待我们看过两株开花的树，也算稍稍慰藉人心。

但我一直有个疑问，百里杜鹃咋形成的？能长杜鹃树的地方多，土壤、海拔、气候合适即可，南方大部分地方都能，但此地面积如此之大，以千百年时间来保留下来，实属大自然的奇迹。问询很多，没有准确的答案，大约为此地原本交通不畅，杜鹃树也不可做他用，渐渐地百里杜鹃的山岭就成了杜鹃树的天下，“无用”变成了今天最大的“大用”。

走过一个地方，还能勾起回想，拥有鲜亮记忆的，不多。百里杜鹃，路过，没有错过，幸也。

